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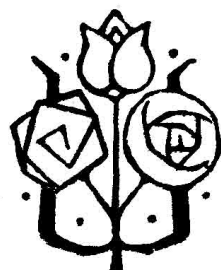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丛谈

ERTONG WENXUE CONGTAN

蒋 风 著

儿童文学丛谈

蒋 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儿童文学丛谈

蒋 风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生印刷厂印刷

*

197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印张：8

统一书号：10109·1121 定价：0.51

前 言

我是一个儿童文学的爱好者。

最早引起我对儿童文学的关心和注意，还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四十年代，我生活在国统区里，亲眼看到大量的反动、淫秽、荒诞的少年儿童读物，毒害了不少小读者的心灵。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三个孩子因神怪、迷信的儿童读物的影响，结伴去四川峨嵋山求仙学道的消息，使我认识到少年儿童读物对下一代教育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引起了我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和关心，开始学着提笔为孩子们写点东西，并萌发了献身儿童文学事业的心愿。

解放后，党为我的理想开拓了广阔的前途，使我有更多的条件从事于这方面的学习和工作。到了五十年代，有的师范院校，开始设置儿童文学课，我就主动要求承担这门新课的教学工作，先后在浙江师院、杭州大学中文系开儿童文学课。在开课的三年时间中，曾结合教学工作，边学习边写下了一些有关的短文。此后，虽因工作需要调动了教课内容，但对儿童文学仍保持了一份爱好。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为了写过一些文章、出过几本书而受到残酷迫害，失去行动自由达三年之久，我也没有动摇。

去年十月，我被邀参加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

物创作、出版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了很多精采的报告和发言。大家肯定了建国以来少儿读物创作、出版工作的成绩，分析了遭到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方面的工作虽已在积极恢复、整顿和发展，但由于“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很深，在儿童文学领域内，被林彪、“四人帮”长期搞乱了的是非界限，有待进一步澄清，因此而引起的“心有余悸”，有待进一步消除，然后，才能谈得上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才能解决少年儿童严重的书荒问题。会上，还提到要加强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大家认为要提倡民主讨论的空气，对艺术上的不同见解，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应该通过实践、争鸣的方法去解决。以上意见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并陆续开始贯彻。这次会议，不仅开拓了眼界，解放了思想，也鼓舞了斗志，使我有勇气把过去发表过的近三十篇有关儿童文学的文章拿出来重新翻阅了一遍，并从中挑出一部分，汇编成这本小册子。

今天，我把拙作汇集出版，一方面是为了抛砖引玉，想借此引起大家都来关心、探讨、研究有关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鞭策自己，把这样一些很不象样的文章收集一起，借以检查一下以往学习儿童文学的过程，作为一次小结，并督促自己今后要更努力地学习、研究儿童文学，为祖国的下一代多尽点微末的力量。

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把收集在这本小册子中的十五篇

拙作，按内容编排为五个小辑。

第一小辑中的第一篇短文，从鲁迅十分重视儿童文学对培养下一代的巨大作用这一角度，揭批“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也把黑手伸进了儿童文学领域的罪恶阴谋。它写于“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一九七七年初，由于当时作者对“四人帮”的罪行认识还很肤浅，因此揭得不深，批得不力。第二篇写于“四人帮”被粉碎之前，就一封新发现的鲁迅书简，说明鲁迅一贯关心儿童，积极地保卫儿童，使他们不受反动的儿童书刊的“精神的虐杀”，曾与各色各样戕杀儿童的现象作不妥协的斗争。这两篇短文，是我学习鲁迅有关儿童文学论述的札记。

第二小辑是两篇论述幼儿文学的文章，都写于六十年代初。当时，深感儿童文学一向被人忽视，而低幼读物更被人轻视。其实，幼儿文学比起儿童文学、少年文学来，特点更为突出，更为显著，从创作上说，难度也更大，要写出思想、艺术双绝的幼儿文学作品来，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地加以研究。我原拟在这方面作些探索，写本《幼儿文学简话》，但只写了两章，先后在《儿童文学研究》上发表，后因工作忙，未能完成这个心愿。

第三小辑收了五篇谈童话的拙作。《童话论片叶》是我解放初学习童话时，随手写下的一些零星的断想。一九六二年夏，应《浙江日报》约稿，将手册上的札记稍加整理，以《片叶》为题在报上分两次发表。《谈童话的夸张》是六十年代初，跟吕洪年同志合写的一篇学习童话的体会，在此顺便声明一

句。《大林和小林》是张天翼童话的代表作，也是我国长篇童话的代表作，从它问世至今已四十多年，仍不减它的光采，受到小读者的热烈欢迎。过去讲儿童文学课时，曾对它的艺术特色作过一些粗浅的分析，就在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成文，发表在《儿童文学研究》上。叶圣陶童话是我国儿童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作品，过去结合教学，作过初步的探索，写成《试论叶圣陶的童话创作》，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后想作进一步的研究，写本《论叶圣陶的童话》，于一九六二年起草了一个提纲，但只写了《叶圣陶童话在我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章，先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以后也因工作忙，没能继续写下去，接着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搞十六年，最近想继续完成这个专题的研究。

第四小辑是一组谈儿歌的短文。《漫谈儿歌》写于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大棒下，当时谁也不敢谈儿童文学的知识性、趣味性，因此拙作在谈儿歌的教育作用时，就着重谈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他一笔带过。其中所举的一些例子，有受当时帮腔帮调影响比较明显的，这次汇编入集时略作更换，其他一仍其旧，让这棵在文化专制主义高压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小草，保留它一点病态的原貌，作为控诉林彪、“四人帮”的见证。《民族解放战争的小号角》是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时赶写出来的，完稿极为匆忙，其中部分引例，未能细加挑选。今后在进一步收集资料基础上，再作补充修正。《儿歌的夸张手法》和《儿歌的摹状手法》是我正在撰写的《儿歌小

论》中的两节，曾分别发表在《小朋友笔谈》和《杭州文艺》上，今先汇编在这本《丛谈》之中，希望早日得到读者的指正。

最后一小辑是两篇有关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的资料，写于五十年代后期及六十年代初期，其中《五四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概貌》一文，在《语文进修》上连载时，只写到解放前为止，这次汇编入集时，补入第四部分，系摘录拙著《中国儿童文学讲话》第四章，以便读者较完整地了解它的发展概貌。为了体例统一，就删去原有章节名称。同时考虑到这本小书全系作者发表过文字的选辑，因此，第四部分也就按发表时原样，只写到一九五七年为止，没有补写一九五七年到今天的发展概貌。且由于当时手边所掌握的资料有限，难免有挂一漏万的缺陷，今后条件许可时，希望能掌握更多的史料，写成一本《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现把两篇旧作汇集于此，仅为关心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提供一点史料而已。

以上对这本小书内容及写作过程所作的简略介绍，已经说明这不是一本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专著，它仅仅是作者平时学习儿童文学的点滴体会，以漫谈的形式写下的札记，写得比较匆忙，谈得也不深透。同时，由于写作时间有先有后，又分散地发表在《儿童文学研究》、《浙江日报》、《杭州大学学报》、《浙江师范学院学报》、《杭州文艺》等不同性质的报刊上，体例不一，不成系统，有的地方还有重复。本想避免重复，但考虑到如把重复部分删除，又影响有关篇章的完整性，只得保留

原样了，尚希读者谅解。由于水平低，工作忙，这次汇编成集时，又较匆促，来不及细加修改，除个别误植的词语作了更正外，有的地方因自己对问题看法有了发展，就在文后写了附记，供读者阅读时参考。书中缺点和错误肯定不少，希望得到儿童文学专家和读者们的批评和教正。

在这本小书将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经常给我以鼓舞和力量的党。没有党的教导，我想自己不可能把儿童文学当作一项革命的事业，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被打成“反动文人”、“反动权威”，身心都受到惨重摧残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心愿，仍然把它当作应尽的职责，坚持了下来。今天，使我感到愧疚的，是拿不出象样的成果来，为繁荣我国儿童文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蒋 风

一九七九．三．二〇于长沙

湘江宾馆323室

目 录

前 言

为祖国造就革命的新一代

——学习鲁迅论儿童文艺的一点体会…………… (1)

鲁迅对反动儿童读物的批判

——从鲁迅的一封未刊书简谈起…………… (5)

幼儿文学和幼儿心理…………… (12)

幼儿文学的语言…………… (21)

童话论片叶…………… (33)

童· 谈童话的夸张…………… (38)

《大林和小林》的艺术特色…………… (46)

试论叶圣陶的童话创作…………… (56)

叶圣陶童话在我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 (74)

漫谈儿歌.....(90)

儿歌的夸张手法.....(108)

儿歌的摹状手法.....(115)

民族解放战争的小号角

——漫话抗日儿歌.....(119)

五四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概貌.....(128)

资产阶级“儿童本位论”在解放前我国

儿童文学理论中的传播及其流毒.....(231)

为祖国造就革命的新一代

——学习鲁迅论儿童文艺的一点体会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把下一代与祖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他说过：“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正是基于这样深刻的认识，他在革命的一生中，时刻关怀儿童，重视儿童教育，尤其关注能影响少年儿童成长的儿童文艺创作。早在五四时期他写《狂人日记》的时候，就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号召人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把青年一代从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他是为了祖国的未来和革命的前途，真正把解放年幼的一代、为把他们培育成为革命的战士，当作自己一项重大使命而奋斗终生的。

鲁迅坚持不懈地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积极提倡少年儿童文艺，呼吁大家为孩子们创作。他为我国进步的儿童文艺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一生留下的许多儿童读物的译著，是他辛勤地为孩子们劳动的历史记录。他还亲自收集儿歌、推广连环画、关心儿童的课外阅读。更值得珍贵的是在他的杂文及书信中，曾广泛而又细致地对儿童文艺提出许多精辟的建设性意见，包括关于儿童文艺的任务、特点、题材、体裁、语言以至装帧插图等各个方面。他认为儿童文艺作品，无

论其内容与形式，都应严格要求。他站在培育新一代、保卫儿童的坚定立场上，强调了少年儿童文艺作品应有进步的教育意义，同时还强调儿童文艺作品要“浅显而且有趣”，注意儿童的特点。他认为“给儿童看的图书必须十分慎重”，语意深长地提醒儿童文艺工作者必须“注意将来”，切不可“向后转”，“为了新的孩子们，一定要给他们新作品”。这些卓越的见解，至今仍闪耀着马列主义的思想光彩，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成长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他又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争精神，为捍卫孩子们不受反动的落后的儿童文艺毒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当反动的少年儿童读物，“象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他愤怒地揭露并抨击了一切反动派利用儿童文艺作为工具，向年青一代灌输孔孟之道及洋奴哲学的思想毒素，用封建的买办的反动思想来毒化儿童。为了使儿童不受反动思想的毒害，即使在那反“围剿”的紧张战斗中，在身发高烧的重病中，鲁迅也没松懈跟形形色色戕杀儿童的现象作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

鲁迅这种关心革命后代的成长，重视儿童教育及儿童文艺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因为，国家的前途、革命的重担、人类的希望、世界的未来，都必然落在革命的下一代身上，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

极其重大的问题”，只有年青一代永远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英特纳雄耐尔”才能一定实现！

在深揭狠批王张江姚“四人帮”滔天罪行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开展的今天，我们响应毛主席“读点鲁迅”的伟大号召，对照“四人帮”在儿童教育和儿童文艺领域所犯下的罪行，重温一下鲁迅有关儿童教育和儿童文艺的有关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插手儿童教育领域，竭尽全力跟我们争夺下一代。他们炮制种种谬论，牢牢掌握儿童文艺这个舆论工具，腐蚀和毒害少年儿童，妄图把年青一代引向邪路，为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王洪文、张春桥就曾在少年儿童教育问题上大做文章，散布许多荒谬的论调。唆使少年儿童学坏、犯罪，借此搞乱年青一代的思想。江青、姚文元则直接插手儿童文艺领域，处心积虑地想把它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例如野心家江青就象个狼外婆，披着一件“要提倡为孩子们创作”的伪装，抓住儿歌这一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把广大少年儿童也绑在“四人帮”反革命战车上，为她实现女皇梦鸣锣开道。她和她的走卒，拚命鼓吹什么“根本任务”论、“三突出”论，大肆宣扬写“走资派”论，甚至连一首简短的儿歌，也要求写出“当年的民主派，今天的走资派”，而且是不肯改悔的大走资派。他们在儿童文艺创作思想方面制造种种混乱，使得广大业余作者无所适从，害怕执

笔，有的继续为孩子们创作的业余作者，也只能根据“四人帮”所炮制的种种谬论写作，使得儿童文艺创作出现严重的“成人化”和“雷同化”不良倾向。这个自命“文化革命旗手”的野心家，凶恶地扼杀了儿童文艺，竟还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少年儿童儿童的“培育者”，儿童文艺的“倡导者”，打着关心儿童的旗号，兜售了一个颇为迷惑人的口号，说什么要“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能粗知一些马克思主义”。江青这个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的叛徒，竟厚颜地向年幼一代提倡起学马列来了。其实在她那两个黑批示的背后，是包藏祸心的。例如《三字经》之类浸透孔孟之道思想毒素的儿童读物，早已被人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国少年儿童，不要说没有阅读过，连听也没听到过，本来影响就不大，如今却被借名“批判”而大量翻印，广泛流传，反而造成极为深远的流毒。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一个例子。“四人帮”及其走卒，拚命将他们的黑手伸进儿童和儿童文艺领域，用心是极其险恶的。正如鲁迅所说的：“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正是这样一伙专喜杀害孩子的妖魔鬼怪。

我们要“学鲁迅的榜样”，坚决跟“四人帮”这伙戕害儿童、扼杀儿童文艺的妖魔鬼怪作斗争，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关怀儿童、培育儿童，加强儿童的思想教育，大力发展儿童文艺创作，为祖国造就革命的新一代。让千千万万革命后代，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茁壮成长，天天向上！

（《杭州文艺》1977年第6期）

鲁迅对反动儿童读物的批判

——从鲁迅的一封未刊书简谈起

《天津师院学报》一九七六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王尔龄的《读鲁迅的一封未刊书简》，文章开头全文引录了鲁迅复杨晋豪信一件^①，现转抄于后：

晋豪先生：

惠示收到。

关于少年读物，诚然是一个大问题，偶然看到一点印出来的东西，内容和文章，都没有生气，受了这样的教育，少年的前途可想。

不过改进需要专家，一切几乎都得从新来一下。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曾有一两本童话，都是为了插图，买来玩玩的，《表》即其一。现在材料就不易收，希公治下，这一类大约都已化为灰烬。而在我们这边，有意义的东西，也无法发表。

① 王尔龄文称：此件所署日期是“三月十一日”，未著年份。查《鲁迅日记》，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条下记有：“得杨晋豪（明信片）片，即复。”十日又记：“得杨晋豪信。”次日便有“复杨晋豪信”的记载，这就为我们提供了鲁迅作简年代的确证。此简断为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所写。当可无疑。

所以真是无能为力。这不是客气，而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相识的人里面，也没有留心此道的人。

病还没有好。我不很生病，但一生病，是不大容易好的；不过这回大约也不至于死。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三月十一日

当我们展读鲁迅关于儿童读物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今天，在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前夕，又读了他复杨晋豪的一封未刊书简，不禁自然而然想起了他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概括了鲁迅自己战斗的一生，也体现了他关怀革命“幼苗”，为少年儿童文学的健康成长而韧性战斗的业绩。从上述这封未刊书简中，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鲁迅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对当时的少年儿童读物，倾注了热情的关怀；同时对那些毫无“生气”、充满“昏话”的少年儿童读物，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大无畏精神，进行了不倦的斗争。

“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鲁迅把少年儿童的命运和民族的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一向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他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教育，也关心作为培养教育后代有力工具的少年儿童读物，认为少年儿童读物有助于从反动思想意识的统治下“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在这封未刊书简中，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